

浅谈话剧《李白》中 “剑”与“月”意象对李白形象的表征与塑造

文/郭楚怡

摘要：话剧《李白》作为当代话剧的经典，以独特的题材选择和诗意的艺术效果呈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李白的仕途困境和人生末路，带给观众极致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剑”与“月”作为李白常常寄兴抒情的对象，在这部话剧中也屡屡出现。本文通过讨论话剧《李白》中对“剑”与“月”意象的运用，分析李白在思想、情感和性格方面的多重矛盾，塑造还原了一位在浪漫主义光环下真实立体的李白。

关键词：话剧《李白》；李白形象；“剑”与“月”

余光中在《寻李白》中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描绘出一位摘月作韵、挥剑为笔的诗人形象，一展李白的豪放不羁与文采风流。“剑”与“月”常常作为李白诗中寄情抒怀的意象出现，而李白在中国观众的认知中已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是盛唐气象的时代缩影，也是一种洒脱旷达的精神指向。郭启宏所写的话剧《李白》则另辟蹊径，构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背景框架，截取了李白白发暮年的人生片段，将李白第二次出仕历程呈现给观众。

在话剧《李白》中，没有盛世的支撑，也没有华章的修饰，剥离了浪漫主义的固有形象后，李白成为一个有血有肉、至情至性的人物。在思想中，他的济世之愿便是“剑”，隐退之念便是“月”；在情感中，他的报国之心便是“剑”，思乡之怀便是“月”；在性格中，他的炙热之情便是“剑”，旷达之心便是“月”。“剑”与“月”两者本身在特质上形成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映衬了李白徘徊于拔剑而四顾茫然、伴月而心有不甘的思想感情和性格。

一、思想中的“剑”与“月”

安邦济世的出仕决心是剑气，散发弄舟的归隐愿望是月光。话剧《李白》的开场在浔阳江头的桨声月影中，李白腰间佩剑，振臂高呼：“太上皇，我又要出山了！”前朝的辉煌功绩、开明制度、优厚礼遇都为他的政治理想注入了更饱满、更迫切的热情。这时的李白，是符合观众传统认知中情感充沛、洒脱快意的李白，他想要“终与安社稷”，辅佐君王、平定战

乱、抚慰民生，就连众人认为以他的才情不屑于去写的讨贼檄文他都写得意气风发。可他的美好希冀并没有超越历史时代的桎梏，他的价值认知还停留在开元盛世的泡影里。他想要回到权力中心备受重用、建功立业的想法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困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第一次入仕，李白怀揣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自我意识被官场的冰冷涛浪拍打放逐，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让李白从醉卧中苏醒，内心深处对“功成去五湖”的渴望也如月光时时照抚着他黯然的心^[1]。

扶摇直上的儒家追求是剑气，得意尽欢的道家风骨是月光。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知里，《屈原》与《庄子》并非南辕北辙，儒家与道家并非水火不容。李白居庙堂之高时，便举杯对月，高呼“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表达了对封建礼教束缚的不满，而当他处江湖之远时，又挑灯看剑，低叹“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话剧《李白》中，吴筠道长的一句“屈原走到头便是庄子，庄子走到头便是屈原”是李白儒道合流的思想的外化，李白身上儒道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是所有矛盾的根源，他一直在寻求以儒家思想“兼济天下”和以道家思想“独善其身”的平衡点，而珊瑚鞭在手，宫锦袍加身，此时儒家思想占据了上风，他已无心邀明月入酒杯，只急于将书剑朝天阙；但当他被诬陷、被迫害、被流放时，无为的道家思想令他悔当初。

二、感情中的“剑”与“月”

建功立业的将军豪言是剑气，煮酒谈诗的夫人软语是月光。宋康祥仰慕李白才情，救李白于牢狱；郭子仪

感念李白恩情，寻李白于途中。他们作为忠良之士，都站在国的立场，希望李白的才华不被埋没。郭子仪以宫锦袍和虹霞剑表诚意，他的凛凛威风 and 赫赫战功更重燃了李白心中被浇灭的信念之烛。而站在一侧的宗夫人却是忧心忡忡，她沉郁的情思和郭子仪宏阔的气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是相门之女，有入公堂的胆量，有察秋毫的细致；她是太白之妻，有论诗赋的智慧，有随放逐的坚毅。在作者合理改编后，宗夫人成为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她的所作所为符合甚至超过了现代观众的认知标准。宗夫人与李白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她点破了李白在“进而不能，退又不甘”的人生困境中的挣扎，在奉劝李白不要纵身跃入宦海无果后，她营救、追随、安慰李白，想以一位妻子的陪伴帮助李白坚定对安定家庭和清静生活的选择，最后，宗夫人将生活的愿景及以对李白的理解打包后离开。这样的离开，是李白家国情怀的自我分离，是他报国舍家的最终抉择^[2]。

身陷官场的尔虞我诈是剑气，行至夜郎的老友故交是月光。李白踌躇满志追随永王，却没想到自己是招兵买马的名号；李白满腔热血书写檄文，却没想到自己是篡权夺位的代笔；李白念念不忘宫廷琼浆，却没想到那是阴狠绝情的毒酒；李白不假思索指出证人，却没想到那是居心叵测的伪作……官场的现状如一把把剑，将李白的心戳得千疮百孔。在浑浊的现实世界中，李白与吴筠道长和腾空道姑的情谊如“松间明月”“江上清风”般涤荡着李白的灵魂。吴筠道长以酒月钱行，以“无往不相逢”的处世之道真切陪伴；腾空道姑以诗文为媒，以“福兮祸所倚”的清醒认知恳切劝阻。二人在剧中作为李白道家思想的载体，纷纷出现在李白最困顿的人生节点上，如月光般，成为其理想依靠和精神归宿。如果说永王请李白出山时，李白不顾一切地欣然前往是其思想中的“剑”取代了“月”，他在经世责任和享乐主义的博弈中选择了前者，那么在长流夜郎途中宗夫人一句“八成是去看月亮了”就代表此时“月”取代了“剑”，李白在动荡时局和平



稳生活的较量中寄情于后者。剑是寒冷黑暗的无情之器，月是皎洁明亮的疗伤之所。

三、性格中的“剑”与“月”

真挚热烈的愤然作为是剑气，空灵旷达的超然心态是月光。话剧《李白》的舞台设计以简约的布景贴合李白性格，以浓烈的灯光淡化悲剧韵味。几何平台与灯光效果配合，在实现时空转移的情况下解读了李白“平平仄仄平”的极简箴言，诗意盎然，意境充沛。李白在险恶的官场和复杂的人性中处处碰壁，可他依旧秉持着自己纯粹的想法和高洁的品质，得知檄文被恶意篡改，他拒绝金钱拂袖而去；得知友人是奸臣之女，他话不改口逐其出门。逼真的历史质感和诗意的情感体验更让观众体味到李白性格造就的悲剧。李白终究还是李白，在流放路上赏月，在召回途中吟诗，在妻子离开时放手。话剧最后，李白脱掉了宫锦袍和道袍，回归了本真的自我，从现实与理想的纠结



中得到解脱。

仰天长叹的命运悲剧是剑气，对酒当歌的人格魅力是月光。李白诗歌中挥洒的浪漫底色往往让人们忽略了他坎坷的命途，这也正是李白备受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读李白的诗，能让人们生起暂时脱离尘世的快感，获得精神愉悦；能让人们回归传统文化的价值，坚定文化自信。但话剧《李白》则侧重展现李白的人生末路和精神痛苦，正因此，才能折射出李白最真实的人格魅力。李白所面临的困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运兴衰、命运沉浮时同样面临的人生状态，李白的抉择也带给人精神指向。这部戏剧站在新的立场将传统文化、古代文人阶层与现实社会、当今知识分子嫁接起来，这正是话剧《李白》的现代性和深刻性。最后，李白的一生在极致夸张浪漫的月影中结束，这种解放了一切拘束，酣畅淋漓的结局带给观众更大的审美震撼，印证了尼采的观念：“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一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时代压抑着李白，却也造就了李白，他的诗篇是重重矛盾的产物，

他的身影有茕茕孑立的光辉。

四、结语

话剧《李白》的成功之处在于外化了李白的思想冲突、浓缩了李白的感情纠葛、提取了李白的性格特质，通过全新的叙事视角和生动的舞台语言为人们呈现了一位伟大诗人、一个文化标杆、一面精神旗帜的魅力。剑中光影、月中天地值得细细探究、代代传颂。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21.

[2]苏民.话剧《李白》的导演构思阐述[J].中国戏剧,1992(06): 28-29.

作者简介：郭楚怡（2000—），女，本科，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